

现代中国文学史

四版增订识语

拙著《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》出版以还，自柳诒徵、胡先骕、郑桐荪、陈瀛一、刘麟生、陈恂涛、潘式、王利器、郭斌佳诸君，或识或不识，莫不致书通殷勤，匡我不逮。而胡先骕、郭斌佳两君，更有批评介绍之文，见于报章，纍纍千百言，奖勘交至。刘麟生君则全书校读，拾遗补阙，以校勘记见遗。文章之契，通于性命。博文质无底，常愧无以答诸君厚我之雅。何图万本流传，三版书罄，敢不融贯诸君之意，而就闻见之所及，重为增订；其有不知，盖阙如也！从今岁五月二十日属稿，迄今卒事，历时一月又二十二日。

有旧有其人而传改作者，如散文之马其昶、姚永概、永朴、林纾；诗中晚唐之樊增祥，同光体之陈三立、陈衍；白话文之胡适；是也。有旧无其人而今增入者，如魏晋文王闳运之增附廖平、吴虞；骈文孙德谦后之增黄孝纾；散文马其昶之增附叶玉麟，又增王树、贺涛附张宗瑛、李刚己、赵衡、吴闳生；诗中晚唐樊增祥、易顺鼎之增附三多、李希圣、曹元忠，又增杨圻附汪荣宝、杨无恙；同光体之增附奚侗、何振岱、龚乾义、曾克，又增异军突起之金天羽；以及词朱祖谋之增附龙沐勋，曲吴梅之增附卢前；是也。其它诸人，虽仍旧贯，各有增订。以视原书，材料增十之四，改窜及十之五；而要蘄于详略互见，脉络贯通；神明不减，而翔实过之。

此次增订，有郑重申叙，而为原书所未及者三事：第一、疑古非

圣,五十年来,学风之变,其机发自湘之王闳运;由湘而蜀廖平,由蜀而粤康有为、梁启超,而皖胡适、陈独秀,以汇合于蜀吴虞;其所由来者渐矣,非一朝一夕之故也!第二、桐城古文,久王而厌,自清末以逮民国初元,所谓桐城文者,皆承吴汝纶以衍湘乡曾文正公之一脉,暗以汉帜易赵帜,久矣!惟姚永概、永朴兄弟,恪守邑先正之法,载其清静,而能止节淫滥耳!第三、诗之同光体,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;则是桐城之文,在清末虽久王而厌,而桐城之诗,在民初颇极盛难继也。此三事,自来未经人道,特拈出之。

方清之季,吴汝纶之在北直,张之洞之在东南,虽用事不用事,得位得势攸异;而开风气之先,绾新旧之枢,则两公如出一辙也!特两公者早死,未可以入现代。兹举贺涛文,以《吴先生行状》为代表作品;马其昶文,以《吴先生墓志铭》为代表作品;而陈衍文,则以《张之洞传》为代表作品;匪惟以征数公之文事,亦欲读吾书者知学风士气之有开必先也。其他诸人诗文,代表作品,非有关国家之掌故,即以验若人之身世。廖平论文,谓:“欲为有才识之文,宜从史书中所录文观之,然后能详其此文之关系何在,而其文之妙处始可求;但看选本则不能!如屠京山为文,专学《宋书》,是其例也。史书所录之文,非于当时有关系之作,必当时最有名者,读之增人才识。”博虽不敏,请事斯语。其人其文,必择最有关系者。

会稽章学诚论《文史通义》,以谓:“文人记叙,往往比志传修饬简净;盖有意于为文也。志传不尽出于有意,故文不甚修饬;然大体终比记事之文远胜。盖记事之文,如盆池拳石,自成结构。而志传之文,如高山大川,神气包举,虽咫尺而皆具无穷之势;即偶有文理乖刺,字句疵病,皆不足以为累。”博草创是书,未能竟体修饬;而自谓大力控抔,神气包举,由一人以贯十数人,转数十人如一人,有往

必复,无垂不缩。潘式君贻我书,以谓:“此书断自现代,部勒精整,叙次贯串,其宛委相通之法,良得史公之遗。而辞雅洁,尤为独出冠时!”“雅洁”愧曰未能,“部勒”则所经意,得失寸心,不敢自诬!如云“宛委相通,史公之遗”,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矣!

余读《太史公书·商君列传》,叙鞅欲变法,备列群臣廷辩之议;又著鞅自叹为法之敝以终于篇,而为后世监戒;可谓有慨乎其言之!是书论列诸公,亡虑皆提倡宗风以开一代之新运;然利未形而害随之!昔贤咏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,吾则谓一儒成名,百姓遭殃!我生不辰,目睹诸公衮衮,放言高论,喜为异说而不让,令闻广誉施于身;而不自知诸公之高名厚实,何莫非亿兆姓之含冤茹辛,有以成之!今吾侪小民,呻吟憔悴于新政制之下,疾首恫心,求死不得;末学小生,叫嚣跳踉于新学说之中,急言竭论,迷复何日!而诸公声名日高,虑无反顾。昔法国罗兰夫人太息于“自由自由,天下人许多罪恶,假汝以行!”博则深致慨于“维新维新,中国人许多涕泪,随汝以来!”谁生厉阶,至今为梗。然有自始为之而即致其长虑却顾者,章炳麟是也。有自始舍旧谋新,如恐不力,而晚乃致次骨之悔以明不可追者,陈三立、王国维、康有为、严复、章士钊是也。有唯恐落伍,兢兢焉日新又新以为追逐,而进退维谷,卒不掩心理之矛盾者,梁启超、胡适是也。博樗昧无知晓,但掇拾排比诸公之行事及言论,散见于数十年中各报章,而参证之于本集,叙次之以系统。追忆昔年诵说王树之抗论诋廖平,朱一新之贻书规南海,马其昶之上疏论新政,方在弱冠,少年盛气以为顽朽,斥其昏庸;及今覆之,何乃不幸言中,生民道尽,验于蓍蔡!然后知“利不百不变法”之为老成瞻言也。时迫事近,其在今日,溺于风尚,中于意气,必有以余论列为不然者!吾知百年以后,世移势变,是非经久而论定,意气阅世而平心,事过

境迁,痛定思痛,必有沈吟反复于吾书,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,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;此则涇涇之愚,所欲与天下后世共白之者已。嗟嗟诸公,抵掌掀髯,日骛声气之中;而博则抱朴守愚,寂处声气之外;用敢著旁观之清,昭后车之鉴。金玉尔音,多言多败,无易由言,慎之哉!吾闻严复之歿也,遗书戒子孙,谓“中国必不亡,旧法可损益,必不可叛”;一言为智,可悬日月。伯尔君子,尚哀吾言。

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

钱基博自识于光华大学

序

余读班、范两《汉书》、《儒林传》分经叙次，一经之中，又叙其流别；如《易》之分施、孟、梁、丘，《书》之分欧阳、大小夏侯，其徒从各以类次，昭明师法；穷原竟委，足称良史。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，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。略仿《儒林》分经叙次之意，分为二派：曰古文学，曰新文学。每派之中，又昭其流别；如古文学之分文、诗、词、曲，新文学之分新民体、逻辑文、白话文。而古文学之中，文有魏晋文与骈文、散文之别；诗有魏晋、中晚唐与宋诗之别，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；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，附著于篇。至诗之魏晋，其渊源实出王闳运、章炳麟，而闳运、炳麟已前见文篇，则详次其论诗于文篇，以明宗旨；而互著其姓名于诗篇，以昭流别；亦史家详略互见之法应尔也。特是学者猥众，难以悉载。今但录其卓然自名家者，著于篇。

又按《汉书·儒林》每叙一经，必著前闻以明原委；如《班书》叙《易》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《易》孔子，《范书》之必称《前书》是也。是编亦仿其意，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；而一派之中，必叙来历，庶几展卷了如；要之以汉为法。特是规模粗具，而才谢古人。《汉传》经师，人系短篇，简而得要。仆纂文士，传累十纸，详而蘄尽。闻之前人：粤在明季，南浔庄氏为《明书》，中王阳明一传，有上下卷，共三百余页；其冗长无体裁可知已！陈寅清《榴龕随笔》。传者以为笑。《书》曰：“辞尚体要。”言史之论纂，贵简不贵烦也。然史笔贵能简要，而

长编不厌求详。昔在鄞县万斯同季野草《明史》，每为一传，必就故家长老求遗书，考问往事，旁及郡志邑乘，杂家志传之文，靡不网罗；参伍而为长编，緜緜数十纸，传写者为腕脱；每语人曰：“昔人于《宋史》已病其繁芜，而吾所述将倍焉。非不知简之为贵也！史之难言久矣，非事信而言文，其传不显。李翱、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，暗昧而不明，由无迁、固之文是也。而在今则事之信为尤难。盖俗之偷久矣，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，一家之事，言者三人，而其传各异矣！言语可曲附而成，事迹可凿空而构。其传而播之者，未必皆直道之行也！其闻而书之者，未必有裁别之识也！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，故先为之极，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，而所不取者，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！”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·万先生传》。可谓有慨乎其言之！然则详者简之所自出也！会稽章学诚实斋亦言：“古人一事，必具数家之学；著述与比类两家，其大要也。班氏撰《汉书》为一家著述矣；刘歆、贾护之《汉记》，其比类也。司马光撰《通鉴》，为一家著述矣；二刘、范氏之《长编》，其比类也。古人云：‘言之不文，行而不远。’‘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’为职故事、案牘、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，于是有比次之法！”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外篇·报黄大俞先生》。仆少耽研诵，粗有睹记；信余言之不文，幸比次以有法。征文，则扬、马侈陈词赋，《汉书》之成规也。叙事，则王、谢详征轶闻，《晋书》之前例也。知人论世，详次著述，约其归趣，迹其生平，抑扬咏叹，义不拘虚，在人即为传记；在书即为叙录，吾极其详，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。署曰长编，非好为多多益善也！吾为刘歆、贾护，而听人之为班孟坚焉！吾为二刘、范氏，而斲人之为司马君实焉！不亦可乎？

抑史家有激射隐显之法。其义 于太史公，如叙汉高祖得天下

之有天幸,而见意于《项羽本纪》,藉项羽之口以吐之曰:“非战之罪也,天也!”叙平原君之好客,而见意于《魏公子列传》,藉公子之言以刺之曰:“平原君之游,徒豪举耳!”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,激射映发,以见微旨。是编叙戊戌政变本末,详见《康有为》、《梁启超》篇;而戊戌党人之不谄人意,则见义于《章炳麟》篇,藉章氏之论以畅发之,如此之类,未可更仆数;庶几史家激射隐显之义尔。至若林纾之文谈,陈衍之诗话,况周颐之词话,以及吴梅之曲话,其抉发文心,讨摘物情,足以观文章升降得失之故,并删其要,著于篇。亦《班书·贾谊传》裁《政事诸疏》、《董仲舒传》录《天人三策》之例也。要之叙事贵可考信,立言蘄于有本。聊疏纂例,以当发凡。

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日

无锡钱基博叙于光华大学

绪 论

1. 文学

治文学史,不可不知何谓文学,而欲知何谓文学,不可不先知何谓文。请先述文之涵义。

文之含义有三:(甲)复杂。非单调之谓复杂。《易·系辞传》曰:“物相杂故曰文。”《说文·文部》:“文错画,象交文。”是也。(乙)组织。有条理之谓组织。《周礼·天官·典丝》:“供其丝纆组文之物。”注:“绘画之事,青与赤谓之文。”《礼记·乐记》:“五色成文而不乱。”是也。(丙)美丽。适娱悦之谓美丽。《释名·释言语》:“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,会集众字以成辞义,如文绣然。”是也。综合而言:所谓文者,盖复杂而有组织,美丽而适娱悦者也。复杂,乃言之有物。组织,斯言之有序。然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,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!

文之涵义既明,乃可与论文学。

文学之定义亦不一:

(甲)狭义的文学。专指“美的文学”而言。所谓美的文学者,论内容,则情感丰富,而不必合义理;论形式,则音韵铿锵,而或出于整比;可以被弦诵,可以动欣赏。梁昭明太子序《文选》:“譬诸陶匏

为入耳之娱；黼黻为悦目之玩”者也。“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……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，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；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诸。若贤人之美辞，忠臣之抗直，谋夫之话，辩士之端，冰释泉涌，金相玉振。所谓坐狙丘，议稷下，仲连之却秦军，食其之下齐国，留侯之发八难，曲逆之吐六奇，盖乃事美一时，语流千载，概见坟籍，旁出子史，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，虽传之简牍，而事异篇章；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至于记事之史，系年之书，所以褒贬是非，纪别异同，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若夫赞论之综辑辞采，序述之错比文华，事出于沈思，义归乎翰藻，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……名曰《文选》云耳。”所谓“篇什”者，《诗》，《雅》，《颂》十篇为一什，后世因称诗卷曰篇什。由《萧序》上文观之，则赋耳，诗耳，骚耳，颂赞耳，箴铭耳，哀诔耳，皆韵文也。然则经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。非文学也，子（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）非文学也，史记事之史，系年之书。非文学也，惟赞论之“综辑辞采”，序述之“错比文华”，“事出沈思”，“义归翰藻”，与夫诗赋骚颂之称“篇什”者，方得与于斯文之选耳！梁元帝《金楼子·立言》篇以“扬榷前言，掌多识者谓之笔；咏叹风谣，流连哀思者谓之文”，又云：“至如文者，惟须绮纷披，宫徵靡曼，唇吻摇会，情灵摇荡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·总述》篇曰：“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笔，以为无韵者笔，有韵者文也。”持此以衡。虽唐宋韩、柳、欧、苏、曾、王八家之文，亦不得以厕于文学之林；以事虽出于沈思，而义不归乎翰藻；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者也。夫文学限于韵文，此义盖有由来；然而非其朔也。大抵六朝以前，所谓“文学”者，“著述之总称”，所包者广。六朝以下，则“文学”者，“有韵之殊名”，立界也严。其大较然也。然吾人倘必持狭义以绳文学，则所谓文学者，殆韵文之专利品耳！倘求文学之平民化，则不得不舍狭义而取广义。

(乙) 广义的文学。“文学”二字,始见《论语》,子曰:“博学于文。”“文”指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而言,不限于韵文也。孔门四科,文学子游、子夏,不闻游、夏能韵文也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篇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、商、孙、吴之书者,管、商之书,法家言也;孙吴之书,兵家言也;而亦谓之文学。汉司马迁《史记·自序》曰:“汉兴,萧何次律令,韩信申军法,张苍为章程,叔孙通定礼仪,则文学彬彬稍进。”举凡律令、军法、章程、礼仪,皆归于文学。班固撰《汉书·艺文志》,凡六略:“六艺”百三家,“诸子”百八十九家,“诗赋”百六家,“兵书”五十三家,“数术”百九十家,“方技”三十六家,皆入焉。倘以狭义的文学绳之,六略之中,堪入“艺文”者,惟“诗赋”百六家耳;其“六艺”百三家,则《萧序》所谓“姬公之籍,孔父之书”也;至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与夫《楚汉春秋》、《太史公书》之并隶入“春秋”家者,则《萧序》所谓“记事之史,系年之书”也。诸子、兵书、方技、术数之属,则《萧序》所谓“老庄之作,管孟之流,盖以立意为宗,不以能文为本”者也。然则“文学”者,述作之总称,用以会通众心,互纳群想,而表诸文章,兼发智情;其中有偏于发智者,如论辩、序跋、传记等是也。有偏于抒情者,如诗歌、戏曲、小说等是也。大抵知在启悟,情主感兴。《易》、《老》阐道而文间韵语,《左》、《史》记事而辞多诡诞,此发知之文而以感兴之体为之者也。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,明议是非,作俑于唐之昌黎,极盛于宋之江西,忘比兴之旨,失讽谕之义,则又以主情之文而为发知之用矣!譬如舟焉,智是其舵,情为帆棹;智标理悟,情通和乐,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。

文学与哲学科学不同:

哲学解释自然 乃从自然之全体观察,复努力以求解释之。

科学实验自然 乃为自然之部分的观察,以求实验而证明之。

文学描写自然 科学家实验自然之时,必离我于自然,即以我为实验者之谓也。文学家描写自然之时,必融我入自然,即我与自然为一之谓也。

2. 文学史

文学之义既明,请论史之为物。

《说文·史部》:“史,记事者也,从又持中,正也。”然则史之云者,又《说文》:“又,手也。”持中以记事也;中者,不偏之谓,章炳麟曰:“记事之书,惟为客观之学。”夫史以传信,所贵于史者,贵能为忠实之客观的记载,而非贵其有丰厚之主观的情绪也,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。推而论之,文学史非文学。何也?盖文学者,文学也。文学史者,科学也。文学之职志,在抒情达意。而文学史之职志,则在纪实传信。文学史之异于文学者,文学史乃纪述之事,论证之事;而非描写创作之事;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,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,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,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,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,科学之范畴也。不如文学抒写情志之动于主观也。更推是论之,太史公《史记》不为史。何也?盖发愤之所为作,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:其文则史,其情则骚也。胡适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不为文学史。何也?盖褒弹古今,好为议论,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;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。夫纪实者,史之所为贵;而成见者,史之所大忌也。於戏!是则偏之为害,而史之所以不传信也。史之云者,又持中以记事也。《周书·周祝》、《荀子·性恶》注:“事,业也。”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注:“事业谓作业也。”然则记事云

者,记作业也。史之云者,持中正之道记人之作业也。文学史云者,记吾人之文学作业者也,然则所谓中国文学史者,记中国人之文学作业云尔。

中国无文学史之目,文史之名,始著于唐吴兢《西斋书目》,宋欧阳修《唐书·艺文志》因之;凡《文心雕龙》、《诗品》之属,皆入焉。后世史家乃以诗话、文评别于总集后出一文史类。《中兴书目》曰:“文史者,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。”盖重文学作品之讥评,而不重文学作业之记载者也。有史之名而亡其实矣!

自范曄《后汉书》创《文苑传》之例,后世诸史因焉;此可谓之文学史乎?然以余所睹记:一代文宗往往不属于文苑之列!如班固、蔡邕、孔融不入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,潘岳、陆机、陆云、陈寿、孙楚、干宝、习凿齿、王羲之不入《晋书·文苑传》,王融、谢朓、孔稚珪不入《南齐书·文学传》,谢灵运、颜延之、鲍照、王融、谢朓、江淹、任昉、王僧孺、沈约、徐陵不入《南史·文学传》,元结、韩愈、张籍、李翱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杜牧不入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,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、陈亮、叶适不入《宋史·文苑传》,宋濂、刘基、方孝孺、杨士奇、李东阳不入《明史·文苑传》,然则入《文苑传》者,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!且作传之旨,在于铺叙履历,其简略者仅以记姓名而已!于文章之兴废得失不赞一辞焉!呜呼!此所以谓之“文苑传”,而不得谓之“文学史”也!盖文学史者,文学作业之记载也;所重者,在综贯百家,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,洞流索源,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;在记载文学作业,而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。文学家之履历,虽或可藉为考证之资,欧西批评文学家尝言:“人种、环境、时代三者构成艺术之三要素也;欲研究一种著作,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、环境及时代。”质而言之:即不可不先考证文学家之履历

也。然而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,其主旨在说明文学著作。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,几于买椟还珠矣!

文学著作之日多,散无统计,于是总集作焉!一则网罗放佚,使零章残什,并有所归;一则删汰繁芜,使莠稗咸除,菁华毕出。是固文章之衡鉴,著作之渊藪矣!昔挚虞始作二书:一曰《文章志》,一曰《文章流别》,《文章志》四卷,《文章流别》三十集,见《晋书》本传。今其书佚不见,而体裁犹可悬揣而知;盖《志》如今之严氏《全上古三代文》,以人为纲;而《流别》疑如姚氏《古文辞类纂》,以文体为纲者也。尔后作者,代不乏人:梁昭明太子之《文选》,宋姚铉之《唐文粹》,吕祖谦之《宋文鉴》,真德秀之《文章正宗》,元苏天爵之《元文类》,明唐顺之之《文编》,黄宗羲之《明文海》,清严可均之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,姚鼐之《古文辞类纂》,姚椿之《国朝文录》,李兆洛之《骈体文钞》,曾国藩之《经史百家杂钞》,王先谦、黎庶昌之《续古文辞类纂》,王闿运之《八代文选》^①,其差著者也。然有文学著作而无记载;以体裁分而鲜以时代断;于文章嬗变之迹,终莫得而窥见焉。则是文学作品之集,而非文学作业之史也。独严氏书仿明梅鼎祚《文纪》,起皇古迄隋,博搜毕载,是为总集家变例;然与史有别者,以所攷兀者,不在文学作业之记载,而在文学作品之集录也。此只以与文史、文苑传,供文学史编纂之材料焉尔!

昔刘知几谓作史有三难,曰才,曰学,曰识。而余则谓作史有三要,曰事,曰文,曰义,孟子谓“其事则齐桓晋文,其文则史,其义则丘窃取之”者也。夫文学史之事,采诸诸史之文苑;文学史之文,约取诸家之文集;而义则或于文史之属有取焉。然设以人体为喻:事譬则史之躯壳耳,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彩焉,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

^① 此书未见,疑为《八代诗选》或《八代文粹》。——编者注

魂焉！余以为作中国文学史者，莫如义折衷于《周易》，文裁则于班、马。《易·系辞传》曰：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。”又曰：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……以动者尚其变……通其变，遂成天下之文。”而文学史者，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，而通其变，观其会通者也。此文学史之所谓取义也。至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于六艺而后，周、秦诸子，若孟、荀、三邹、老、庄、申、韩、管、晏、屈原、贾生、虞卿、吕不韦诸人，情辞有连，则裁篇同传；知人论世，详次著述，约其归趣，详略其品，抑扬咏叹，义不拘墟，在人即为列传，在书即为叙录。其后《班书》合传，体仍司马而参以变化；一卷之中，人分首尾；两传之合，辞有断续；传名既定，规制綦密。然逸民四皓之属，王、贡之附庸也；王吉、韦贤诸人，《儒林》之别族也；附庸如颡臾之寄鲁，署目无闻；别族如田陈之居齐，重开标额；征文，则相如侈陈词赋；辨俗，则东方不讳谐言；盖卓识鸿裁，犹未可量以一辙矣！此尽可取裁而以为文学史之文者也。然而世之能读马、班书而通其例者鲜！读《周易》而发其义于史者尤鲜！太史公上稽仲尼之意，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之言，通黄帝、尧、舜至于秦、汉之世，可谓观其会通者矣！所惜者，观会通于帝王卿相之事者为多，观会通于天下之动者少，不知“以动者尚其变”耳！

3. 现代中国文学史

吾人何为而治文学耶？曰：“智莫大于知来。”“来何以能知？”“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。”故治史之大用，在博古通今，藏往知来。盖运会所届，人事将变，目前所食之果，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，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；此史之所以为贵。而文学史者，所以见历代文学之

动,而通其变,观其会通者也。民国肇造,国体更新;而文学亦言革命,与之俱新。尚有老成人,湛深古学,亦既如荼如火,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,以缩演诸民国之二十年间;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;入主出奴,聚讼盈庭,一哄之市,莫衷其是! 榘而为论,其弊有二:一曰执古,一曰骛外。何为骛外? 欧化之东,浅识或自菲薄,衡政论学,必准诸欧;文学有作,势亦从同,以为“欧美之学,不异话言,家喻户晓,故平民化。太炎、畏庐,今之作者,然文必典则,出于尔雅;若衡诸欧,嫌非平民。”又谓:“西洋文学,诗歌、小说、戏剧而已。唐宋八家,自古称文宗焉;倘准则于欧美,当摈不与斯文。”如斯之类,今之所谓美谈;它无谬巧,不过轻其家丘,震惊欧化,降服焉耳! 不知川谷异制,民生异俗,文学之作,根于民性;欧亚别俗,宁可强同! 李戴张冠,世俗知笑,国文准欧,视此何异。必以欧衡,比诸削足;屡则适矣,足削为病! 兹之为弊,谥曰“骛外”! 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;崇归、方以不祧,鄙剧曲为下里,徒示不广,无当大雅! 兹之为弊,谥曰“执古”! 知能藏往,神未知来,终于食古不化,博学无成而已! 或难之曰:“子之言自论文耳! 倘文学言史,舍古何述? 宁不稽古,即可成史!”请晓之曰:史不稽古,岂曰我思。然史体藏往,其用知来;执古御今,柱下史称;生今复古;谥以愚贱! 文学为史,义亦无殊;信而好古,只以明因;阐变方今,厥用乃神;顺应为用,史道光焉! 吾书之所为题“现代”,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者,此物此志也。然不题“民国”而曰“现代”,何也? 曰:“维我民国,肇造日浅,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,皆早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;甚者遗老自居,不愿奉民国之正朔;宁可以民国概之! 而别张一军,翹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,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,胡适之白话文学耳。然则生今之世,言文学而必限于民国,斯亦靡矣!”治国闻者,倘有取焉!